

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會曰兩國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蓋謂不欲同列與聞機密故潛結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先是寇準貶雷州李迪貶衛州始議竄逐會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會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會嘗以第舍假準會蹶然懼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管勾山陵一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

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貫橫衆莫敢違卽改穿上穴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庫金銀帛珠玉杖死于鞏縣初丁謂與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允恭既下獄會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會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謂不疑會有異志也會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辯於簾前未退內侍忽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皇恐以笏叩頭而出太后怒甚欲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

甯

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太后少解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榜朝堂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真有禍心也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政久要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爲過也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猶當制卽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敗任中正言謂被先帝

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邪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靈觀使王欽若卒曾爲玉清昭應宮使曾以帝初卽位銓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上嘉內之降詔褒美仍敕鏤板模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日繪二十軸以進焉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馮元更侍經筵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國朝

八編卷之三十一
故事叙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初，王曾由次相爲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爲重，詔利用班曾之上。然議者深以爲非，至是會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廬，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閤門不敢裁。帝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閤門，惶惑莫知所出，曾抗聲曰：「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旣定，利用鬱鬱不平，帝與張士遜慰曉之，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帝曰：

比閱天下奏，吏出職者多，敗官何也？王曾曰：士人入流，必顧廉耻，若流外，則畏謹者鮮。州縣雖卑，然最近於民，宜少澄其原，乃詔精加考試。時暑月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壓溺死者數百人。水之作也，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會亟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時又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上以問曾，曾曰：河決恐未至此，第民間訛言不足慮。已而果然，陝西轉運司置務醮，推請推其法天下，曾曰：推酒蓋出於前代之不

此言出於
刑公必以
變法譏

得已。未能省去。若又推醋。則甚矣。故罷之。命學士蔡齊等重刪定編敕。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曾曰。此儉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煩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爲不可。今有司但詳其本末。又須臣等審究利害。一一奏稟。然後施行也。上然之。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會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共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會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歛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

驟於用人
以國家之
禍亦非臣
子之福

祠之改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封沂國公。曾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故曾行是言。而人皆心服。初。范仲淹遭母喪。上書執政。凡萬餘言。曾見而偉之。知仲淹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曾謂殊曰。公實知仲淹。捨而薦此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

者恩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南京留守推官石介貽會書曰。聞既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聖體因是嘗有不豫。相公方自外來。聖眷正深。宜卽以此爲諫。若執管仲不害霸之言。則遂啓成亂階。恐無及矣。會左右引茶商陳氏女入宮。欲立爲后。會以爲不可。卒罷陳氏。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會謹甚。會力薦爲相。久不用。會因對言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張耆上爾耆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后曰。吾無此意。行用之矣。及夷簡位會上。任事久。多所專決。會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會曰。

公簡更不

鄉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知奏州王繼明納賂夷簡。會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會與夷簡交論帝前。會言亦。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墜其寢左右。驚告會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會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會言。則曰。余不敢奉戲也。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會始。仁宗旣。祔廟。詔擇將相配享。以會爲第一。會無子。養子曰緯。

又以前子融之子繹爲後胡安國嘗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旣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范仲淹

守成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旣長知其世家廼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叅軍迎其母歸

養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仲淹不爲屈歸必記其徃復論辯之語於屏上比去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

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叅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在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問曰宮掖

如此論官
豈不絕妙
吉人大作
用供於迂
補

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廼命仲淹安撫江淮所
至開倉賑之且禁民淫祠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
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
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會郭后廢率諫
官御史伏闕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
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
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召還判國
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
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乃待臣職余敢不
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劇煩使不暇

他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邑肅然
稱治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
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
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
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
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
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濶之論也
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
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
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

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爲朋黨。君明臣哲，垂榮亡極。朕旻食厲志，庶幾古治。而人務交遊，家爲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陰招賄賂，陽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爲苛刻，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采察，以聞。於是秘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旣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

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旣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勅。元昊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畧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
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等砦旣廢，用種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况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

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五
環慶路經畧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若讐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卽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

閣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卽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藏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遣繼嵩已喪師彼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

宋人上多
知人之明

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收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諭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

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廡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亮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

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也。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封仲淹惶恐退。

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

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

五年乃得磨勩。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

卿監以上，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

職滿一年始得。蔭子弟，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

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

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

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

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

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

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

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

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

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

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遲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叅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

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蠲免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宐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爲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旣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又建言周

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戶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

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仲淹爲叅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昱之輩仲淹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素以丈事仲淹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興致太平

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使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權酷于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初，仲淹出使，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欣然相與語，終日。問曰：何爲亟去朝廷？仲淹言欲經制西事，爾事畢，卽還。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

在朝廷之爲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載入仲淹爲之愕然。自仲淹出使，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細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卽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乃以爲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謚文正。旣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西戎方熾，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仲淹守延州。

堅持不可尹洙爲經畧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仲淹進兵仲淹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也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琦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琦遂奔半途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聲震天地琦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

仲淹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一有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仲淹所部但刺其手仲淹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仲淹嘗立一軍爲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仲淹爲龍猛指揮使乞朝廷留意西賊攻塞門砦其寨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

主高延德爲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配遠方仲淹素蓄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爲賊所擒出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任使其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或卽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遠竄其陷蕃將率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爲孽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詭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爲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

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仲淹在政府富弼在樞府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釀錢遺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釀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是免死旣而弼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

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及仲淹與弼迹不安。仲淹出按陝西。弼出按河北。仲淹因自乞守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徨。遶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殮枕路。時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

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餓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敎。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晏然。民不流徙。仲淹嘗與呂夷簡論人物。夷簡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仲淹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仲淹言幕府辟客。

須可爲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謂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仲淹在睢陽堂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仲淹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錢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仲淹甚愛之明年仲淹去睢陽孫亦辭歸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

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康定用兵時張載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狄青器度深遠韓范之爲西帥也皆隸其節下咸竒之曰此國器也仲淹嘗以左氏春秋授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爲也青于是晚節益喜書史仲淹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軒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子

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仲淹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邪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仲淹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吾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

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爲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邪仲淹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園之地旣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吳下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焉遂卽地建學仲淹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旣貴於姑蘇近郭買良

八續類集
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群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仲淹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錄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仲淹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仲淹爲葬之歲別有饗祭朱氏他子弟以仲淹蔭得補官者三人仲淹在睢陽遣子純仁到姑蘇取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延年問

寄此久何如延年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仲淹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曼殊判南京仲淹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曼殊曰吾有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壻仲淹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爲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曼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曼曰唯卽取富爲壻後改名卽弼也爲善後亦更名方平云

仲淹在鄧鄧人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言平生用之不盡也仲淹徵時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仲淹視之白仲淹曰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切勿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仲淹仲淹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宗長仲淹教之義均子弟及宗登第乃以所封藥併其術還之仲淹爲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畜書畫仲淹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戒

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某竊以爲宗家惜之母爲人得也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韓琦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又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慶曆六年內出詔曰轉運使楊統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亟疾苛察相尚時號三虎是豈稱朕忠厚愛人之意歟統降知衡州鼎知深州綽方居喪候服除日取旨自今皆毋得用爲監司並與遠小處差遣綽鼎統三人

皆范仲淹所選用也。侍講楊安國因講筵爲上言三
虎事，故有是詔。朱熹曰：孫沔之徒，素無行節，皆羅致
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蓋
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
曰：世緣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
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雖皆是君子黨，然
輕儇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諸公爲相，張安道爲御
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
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爲相，蘇爲館職，兼進奏院
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爲飲燕之費。蘇承例賣
故紙，因出已錢添助爲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
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
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爲傲歌。王勝之句云：
歌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這一隊專探伺
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卽以白上仁宗。大怒，卽令中
官捕捉諸人，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
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卽位以來，未嘗
爲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物聽。仁宗怒少解。兩館
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
相。子美除名爲民，永不敘復。縱有時名，然所爲如此。

終亦何補邪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盡援引純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爲御史中丞助呂公以攻范文正石介聖德詩云惟汝仲淹汝誠子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止予門闢爲予京兆聖子謔說賊叛予夏往予式曷六月酷日太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子聞辛酸汝不告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二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呂夷簡

守成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補絳州推官試材
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闕政今封禪
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州選知濱州代還奏
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
王曾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旦旦問君
識夷簡否曾曰不識也旦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

鈞軸。魯曰：何以知之？曰：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擢侍御史，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旣而屬御史臺案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邪？卒以實奏，忤大臣意，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卽位，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道驗治，允恭誅。以給事中叅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內之。中方真宗耐廟，太后欲其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

宜莫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夷簡與同列皆辭。之後爲例。天聖七年，拜同平章事，景靈宮使，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爲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宮觀使，初太后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夷簡宜退。夷簡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爨輔，知無不爲。雖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爲之救禦。十年，李宸妃薨，太后

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夷簡奏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太后皆從之。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者累日。」

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殯，詣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太后嘗欲以荆王爲皇太叔，夷簡力爭以爲不可，遂止。又以荆王子養於宮中，長而弗出，夷簡因對言及以爲不可。太后曰：「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夷簡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他日又極言太后曰：「何至如此？」夷簡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嫌疑之際，不可不慎。臣只在中書聽旨，太

后寤。卽令出宮。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以爲修大內使。明道二年。太后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辯佞。壬絕女謁。陳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樞密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

閻文應。因使爲出詞。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是歲。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言。顧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初。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後宮爲太后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自縱。所幸尚美人。恩寵傾后宮。郭后妬。屢相忿爭。美人嘗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憤起。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

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劉渙御史蔣堂楊偕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能通道輔叩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朝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論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

廢后爲夫
事即

毋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仲淹補外宋庠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先是太后崩遺詔尊楊大妃爲皇太后軍國大事與太后內中裁處郭后既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爲之弊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爲言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頷之文應即命輓車載二美人出初蔡齊力爭削遺詔中太后叅決軍

國大事之語。呂夷簡歎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爾。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太后排遣之。然議者以爲人主旣壯而毋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爲失也。夷簡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夷簡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于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天下

學校久廢，請詔州皆立學。國朝公族分居邸第，無所統一。宗室子益衆，爲置太宗正糾率，增教授員，悉授諸衛宮以別庶姓。景祐四年，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示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夷簡判許州，寶元三年復入相。時方飭兵備以夷簡總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名太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先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緩急，至是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

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耳，不若修洛陽。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既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建北京。識者韙之。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之，同列亦贊其速行。夷簡愈緩，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

臣之體，未幾感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慶曆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輿，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母拜，乃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旣薨，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謚文靖。夷簡在中書，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爲宰相矣。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

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遺契丹歲繪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可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閣進諫夷簡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敝夷簡指爲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嘗借兵伐高麗太后欲與之夷簡堅執不可后曰適

已微許其使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夷簡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者卽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夷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夷

簡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諫官張方平言。自元昊爲寇三年。雖常得逞。而絕其俸。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倘有悔心。勢未能自通。今因南郊大禮。宜特推曠恩。以示綏懷。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文。願陛下延召大臣商愚計而施行之。上書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

及此社稷之福也。卒定和議。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除裏行。自此擢用。李迪與夷簡同相。迪直而踈。夷簡巧而密。迪嘗有所規畫。夷簡覺非其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爲謀者。對曰。李無他客。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夷簡因謂迪。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付以事任。迪謙不敢當。夷簡曰。進用才能。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卽奏除東之。兩浙提刑。迪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人內

既不協，廸於上前求去。上恠問其故，奏曰：「老病無堪，夷簡公相謾欺，具奏所以。」上召呂面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爲其門生求官，二人共譏許之。旣而夷簡遂在告，廸書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曾久在外，意求復用。宋綬爲參知政事，甚善夷簡，謂曾言曰：「孝先不淺，果詐則宜善待之，不宜復如故。」夷簡笑然之。綬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以集賢處之，可也。」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復入，上許之。」

夷簡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綬問其可否。曾無所擇，旣至，夷簡專決事，不少讓。夷簡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爲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嘗納賂夷簡者，昌齡誤以博文告曾，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逐曾。鄆州夷簡亦以節鉞知許州，參知政事宋綬亦罷去。廸曾雖以踈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初，夷簡罷，密薦王隨與陳堯佐二人爲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已下者用之。度他日上意見思而復相已，及隨與堯佐等議政，數忿爭於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而堯佐復年高，事多不舉。時有中書番爲養病坊之語。

韓琦論隨等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策免。於是俱罷。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上未即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邪。若杜衍孔道輔范仲淹。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上雖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張士遜及張得象爲相。士遜猶以東宮舊恩。或言又夷簡密薦之。先是據下都輦官千餘人。遮宰相樞密使喧訴。張士遜力朝馬驚墮地。奏其事。請付有司治。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夷簡復爲平章事。

此不至斬
此相殺人
至此

斬輦官曹榮陳吉于市。以倡率其徒。遮宰相喧訴也。從者配牢城。卒揀輦官爲禁軍如初。詔初景祐中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會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邪。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夷簡爲長者。天下亦以夷簡不念舊惡。仲淹面謝曰。曷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先是夷簡

當國同列不敢預事，獨參政事。宋庠數與爭論，夷簡不悅。上顧庠頗厚，夷簡忌之，巧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范仲淹知延州，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書。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禁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時朝廷命仲淹分析，仲淹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

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庠謂夷簡必助已，而夷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上從之。庠遂倉皇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實爲夷簡所賣也。於是庠罷知揚州。夷簡惡韓范富三人，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爲西帥，遣弼使北，名用仇而實間之。弼再使契丹議和，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書詞與口傳不同。弼覺之，奏曰：政府故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仁宗召夷簡而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弼益辯論不平，竟畢事而還。仲淹琦亦措

置西事有功及軍罷而夷簡請老盡用三人及宋庠夏竦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昌朝陳執中間焉猶欲因以傾之譽仲淹弼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仲淹弼仲淹弼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羣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訪輿又使仲淹日獻一事以固之及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夷簡每求去以候上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老謝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

老成之言

是仲淹使河東陝西弼使河北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上嘉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放事夷簡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上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淑奏

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上疑之異時因問夷簡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夷簡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仁宗領之景祐末災異數見上憂之深自貶損博士林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周易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爲書上之大抵皆諛詔之詞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於是天章閣侍講缺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薦王洙且內批用瑀執政皆怒瑀夷簡欲探上意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爾不若并進二人唯上所擇乃以洙瑀名進上問洙何如夷簡

言洙博學明經上曰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簡請並用二人上許之洙修經武聖略仁宗覽而善之命夷簡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嘉賞既出乃謂洙曰夷簡以修經武聖略欲用學士直龍圖閣而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嘉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使中人獎諭具道欲用洙與夷簡以爲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中人具記上語明日往見夷簡問昨日嘗語洙者夷簡復稱說如昨洙因出中人所記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上萬幾事繁恐不記夷簡語慶曆二年夷簡數求罷上優詔未許

在路幻局

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祖宗未嘗以言責人景祐以前綱紀未甚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可慟哭無一人為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為正人地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已又以張士遜冠台席此蓋夷簡引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知西州將帥累以敗聞非虜無厭乘比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

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自有宋得君一人而已不知何以為陛下報今北虜復盟西賊款塞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疾默默而去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若薦賢才合公議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升為腹心以姦而可使者任為羽翼以諂佞為君子以庸懦為長者使之居廊廟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蹇切夷簡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人方服其

量云仲淹經略西事嘗奏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修爲仲淹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

宋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衍總髮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累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從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會河北乏軍費選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始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衍

自言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愼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上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書計詔中丞杜衍與三司差擇之已而三司後行數百人詣宰臣呂夷簡第誼訴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第曾以美言諭之因使列狀自陳旣又詣衍第投瓦礫肆醜言乃去明日衍對請下有司推究具得其姓名首杖春

配沙門島二十二人。決配遠惡州軍牢城。其爲從者皆勒停。或云是時小人欲害君子。先唱諸吏之虛聲。以中衍也。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湧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克。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

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毋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戶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奸。衍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衍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衍悟。召乙問之。乙謝曰。已得他闕。不願爭。衍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

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數月聲動京師遷知永興軍
權知開封府權近聞衍名莫敢于以私拜樞密使與
富韓范共事三人欲盡革衆事修綱紀小人權倖皆
不悅獨衍與相左右而衍尤過絕僥倖每內降恩率
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
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
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然
衍與三人卒以此罷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
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琦亦以爲可舉衍爭
以爲不可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

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叅知政事范仲淹宣
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鬪勢必不來我
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
行事衍衍不以爲恨後契丹卒不來契丹壻劉三嘏
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
修亦請留三嘏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
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爲契丹近親而遁
逃來歸其誅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
還之乃還三嘏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壻蘇舜欽
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

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爲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諫官孫甫言。丁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度知甫所奏。謀力求置對。衍以甫方奉使契丹。寢甫奏。度深銜之。及衍罷。度草制。指衍爲朋比。時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旣出。宣撫言者附會。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獨左右之。陳執中在中書。數與衍異議。蔡襄孫甫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爲奏言。諫院今闕人。乞且留甫等供職。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曰。向者上無明旨。

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因譖衍曰。衍黨二人。苟欲其在諫院。及臣覺其情。遂壞焚劄子以滅迹。懷姦不忠。上入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衍爲宰相。纔百二十日也。議者謂衍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衍言始在西府。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亦不以訪衍。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致仕。衍爲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衍清介。不殖私產。旣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

也。享客多用糝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爲宰相，清貧乃爾邪？衍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非乏此雅，自不好爾。然衍好施，亦卒不蓄也。張侍讀瓌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卒年八十，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歛以一枕一席，小壙，庠塚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旣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

不宜矯飾過實，則近乎僞。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立當爲鄉曲之顯。謹多少枉爲時所上下也。有門生爲縣令，衍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衍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

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相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子非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又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慎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宋文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

守著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已罪。誣平降虜。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于河中。鞠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

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而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彥博喜遊宴嘗擊毬鈴轄廨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伏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又嘗宴鈴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房爲薪不可過軍校白之座客股票彥博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召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樞密直學士明鎬討之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於兩府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命爲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惟

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申覆上許之彥博至貝與明鎬督諸將築距圍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邊穿穴棄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取敢死二百命指揮將之銜枚自穴入有虞候楊遂請行遂白軍士中有病欬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旣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緦以引城外入城中驚擾遂生擒王則檻送京師拜同平章事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

滅冗如彥博可矣

以勵風俗與樞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卒亦無事而邊儲由是稍蘇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張貴妃緣此擢爲執政除外戚張堯佐左宣徽臣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蓋彥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爲謀身之計向來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爲表裏言彥博有才未可罷去自彥博獨專大政威福一出於己人不敢議其過惡乞斥罷彥

博以富弼代之上怒甚却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辭貶竄上於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謫英州別駕直聲自是聞天下彥博罷爲知許州或言張堯佐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及爲叅知政事明鎬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爲國了事者

妃密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乞身往破賊上大喜賊
平卽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得相由妃力也介旣用
是深詆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辯云遷知永興軍起居
舍人毋湜鄆人也至和中湜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
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
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
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
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
鐵錢不廢市肆復安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
章事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三年正月

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
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
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
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
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
事時邪知開封府玉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日
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
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
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
判狀尾斬于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

商湖河穿六漯渠入潢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

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爾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判河南

府初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與轉運使李叅議論不協因訟叅遣吏齎河圖屬宰相彦博御史張伯玉亦奏叅朋邪結託有狀乃詔推劾而申錫伯玉皆不實伯玉以風聞免劾降申錫知滁州申錫伯玉攻彦博雖不勝彦博亦不自安數求退上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彦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彦博罷英宗卽位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彦博竦然入爲樞密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彦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彦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彦博曰國朝樞密使無

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魯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圖方略授鈐轄李信等趨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彦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人寃之慶州兵亂彦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

心。帝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強，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彥博曰：務要推行爾。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撫樞密使他事，以搯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知大名府，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把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把之功，水悉歸故道，退。

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把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傳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元豐三年，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於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

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

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明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一。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客，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旣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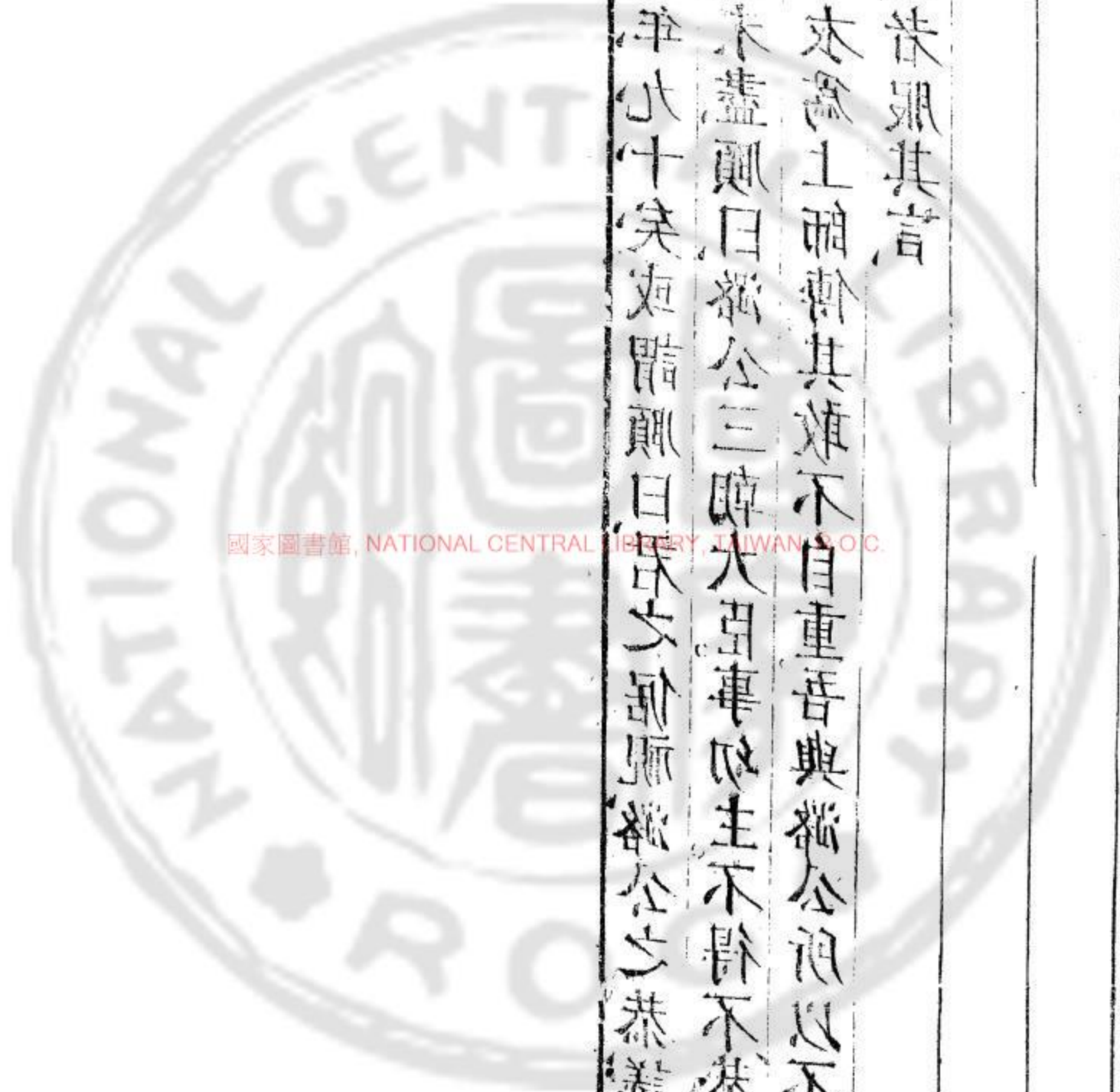
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在洛，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事飲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元祐元年，起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顥爲崇政殿說書。顥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顥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顥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八編類纂

人系... 卷之... 美

齋告其言

亦亦為上明漸其難不自重吾與繼公以不同世
為未盡則曰繼公三時大引專以主不辭不恭吾以
却半以十矣如階則曰吾之司師繼公之恭齋告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三

左編

臣類

宋韓琦

字成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通判淄州入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蒞始得受往



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拜右司諫。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奸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爲相謂之曰：「每見章疏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安。至如希文亦多好名，於國事何益？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爲體量安撫使，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副夏竦爲經畧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書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爲守，勢分

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旣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没于好水川。琦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畧，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三帥俱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

職爲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歸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審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

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勲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已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辯析不報尹洙與劉滄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知揚州定州初定州兵狂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譟城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賻其家籍其孤嫠繼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比知

并州契丹冒占天池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
所未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始潘美鎮河東患
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
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
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
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
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平章事六
年帝春秋高旣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
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
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琦乘

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
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
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
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立
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
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魯公
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
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
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官中
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

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目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賓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初仁宗嗣未立琦請置

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仁宗倦勤勢漸迫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卽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豫立以係天下心語日益切時有二宗子育宮中琦謂二宗子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知否上以英宗爲言琦卽將順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琦何不與之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係社稷陛下不可錯上曰此事與相公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琦琦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琦笑曰若素議豈不壞了事英宗初爲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

國朝制度嗣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
琦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卽位大王
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
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琦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
宰相遂循殿陛下琦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
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
晏然允弼太宗孫也英宗卽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柩
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
癡立莫知所措琦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
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琦呼之徐徐方來

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
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
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帝初以驚疑得
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臥不
受藥餌琦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琦俯而懇告則或
熟視而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而不顧琦或跪於榻
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
亦不易勝矣帝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
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之琦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
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

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琦意不搖。妄傳語言者遂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惟琦確然不變。叅政歐陽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琦卽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旣塞。琦卽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它。舊嘗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我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者神宗也。琦卽曰。却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琦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

女。今皇帝自少鞠于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旣憂英宗病久。琦因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如忌。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

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琦山陵使回。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不復出口。太后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琦但曰。領旨。琦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人不預。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

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初英宗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

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旣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得不如此。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琦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方處喪，素仗未具。琦曰：此小事，朝廷願指卽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卽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

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史書，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琦察其意回矣。卽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乃往白。上上曰：莫未否？琦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於還政，琦說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益衛士五百人之數。太后旣允，卽以諷上。上曰：相公苦崇獎母后，是豈好事？琦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彼遺太山之重，陛下乃惜一雞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弼在其旁，颺言曰：何啻太山，議遂決。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

邪反覆間謀兩宮時司馬光在諫院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叅政歐陽脩已簽書矣叅政趙槩難之問修曰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先是后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琦曰適聞簾下說否弼不忍聞蓋弼意亦以太后之意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後中書已

得光獻旨還政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弼愕然因此不悅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琦琦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旣而卒無事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旣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治平二年殿前都虞侯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自逵始於是知制誥邵必言逵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弗聽或以咎琦琦曰故事西府當用一武

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達當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已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宜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遽用達是月彗行至張而沒彗之未沒也言者多以爲憂或告琦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英宗卽政琦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闕畧不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伐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後上仙琦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

疾久一日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及是神宗卽位一日中書呈罷上獨留琦訪對久之因語及英宗初卽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如何琦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於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歛容拱手曰此恩何可忘琦惶恐謝之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英宗復手勳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允初八大王元儼子太宗孫也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朝廷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數十年爲故事至是陶始劾之琦請去帝爲出陶是後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判相州會種諤擅取綏州西邊俶擾改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

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後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耶。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旣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文彥博悔於中變。督促棄州如初。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手詔曰昔我藝祖再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其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絕。觀察使從式進封郡王。琦自長安入覲問曰推崇太祖之後令

擇一人封王。嘗從獻于郊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
鬯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
駭天下視聽乎。上悟，遂罷從獻之旨。徙判大名府。王
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袖其
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
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立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
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
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
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
下。琦請辯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

安石初主
富強而終
於奔地豈
不差死於
宅爲事何
如中原之
深捨地乎

一路安石欲沮琦，卽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
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謂宜遣使報聘，疆土素
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及安石
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失地七百里。識者
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
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識量英
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其爲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
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
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
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

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悅服。在魏都久，遼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卽命工圖之。初，英宗卽位，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治平二年，上旣釋服，乃下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

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濮王於上，父也。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斬不杖，碁爲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旣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畧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

以有太后也

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太后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况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楊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

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媿恥既勢不能止故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修爲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遂翕狀相爲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後有一言佐朝廷便指爲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畧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爲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上覽之畧無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禋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日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三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魯公亮宅降出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是日琦以祠祭致齋惟魯公亮與歐陽修在垂拱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

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坐爲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于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面奉太后慈旨爲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爲濮安懿皇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坐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卽園爲廟俾王子孫主祠事太后諒茲誠懇卽賜允從定令中書門下依

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以罷去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榜於朝堂曰朕近奉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卽園爲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日罷議之

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于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銜惑衆聽以至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口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旣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又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某筭不顧義禮更相唱和旣撓權以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舍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縉紳之間士民之衆

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編牒告示庶知朕意二詔皆琦所自草也神宗卽位它日上謂琦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琦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邪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初琦爲諫官時民間作銷金服玩琦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乃下詔申諭未幾有犯者開府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止徒三年琦奏大中祥符八年赦犯銷金者

斬請復用之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鐘律琦曰祖宗舊法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止世之樂可得以氣象求乎旣達其源又當以當今之所急國家方夏寧一又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願陛下與左右弼臣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爲長遂詔將來南郊用和嶼舊樂琦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

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潞人饑爲體量安撫使琦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軍一人克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劔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士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元昊初叛兵鋒銳甚授琦陝西安撫使趨上道琦勇欲自効馳至延安則

羗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琦卽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賊嘗輕之目曰東軍而上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士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旣任事久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將亦習戰鬪識形勢每出輒有功琦方建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士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隳則平夏

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穴中兔爾章既上又與范仲淹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斂兵不敢近塞琦駐建安忽有人夜攜匕首至臥內遽塞帷帳琦起坐問曰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琦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也遂取帶而出明日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陣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琦曰不治此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琦歎曰非琦所及琦至關陝以兵數雖

善處
雖必有

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況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爲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哉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賈昌朝參政陰主之張方平宋郊王拱辰皆同列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狂作儼歌罪當誅琦時在右府因兩府同對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爲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上遂釋然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

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或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琦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繆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滕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嘉祐四年。下裕享。故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篤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使受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擇才臣詣四方。寬恤民

力。籍戶絕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卹。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救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琦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琦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琦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琦所料。夏人竦服。濮議起。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首罪歐陽

修諸執政莫不避匿自解琦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
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歎其平直忠諫不肯
推謗與人治平三年上疾革二府問疾罷琦奏曰陛
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顧
之琦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太王爲皇太子琦
曰太王乃賴王也煩聖躬更請書之上又批於後云
太王賴王某琦曰欲乞只今晚宣麻上領之時神宗
在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宮官
屬由是國本定矣琦爲相日曾公亮爲亞相趙槩歐
陽修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

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
爲得相體琦一日懇辭相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
請益堅它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席
以待故除兩鎮除鎮安德勝等軍節度兼侍中判相
州有袞衣待還之語請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
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
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琦因進言用人當辯邪
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
從琦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琦陰知時事遂堅請
歸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琦引元老一二人

八續類集 卷三
上問王安石何如琦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不答琦便退後有問琦何以識之琦曰嘗見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知此非宰相器琦自永興過闕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琦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琦之語問安石安石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爲太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琦異也安石強辯類此先是琦知揚州王安石初及第爲簽判每讀書至達旦畧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琦見安石

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安石曰君少年母廢書不可自棄安石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琦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安石終不屈然琦雖重安石之學終不以吏事許之安石秩滿去會有人上琦書多用古字琦笑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安石聞益以爲輕已怨之故安石熙寧日錄中短琦爲多每日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之琦薨安石輓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猶不忘少年之語也琦爲相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歛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三
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
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琦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
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所立特全琦言慶曆中與希
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
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止如推車子蓋其心
主於可行而已琦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公故
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
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人斥逐獨琦安焉後扶
持諸人復起皆琦力也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仲
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

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
異同琦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
當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
破之琦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
形色琦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琦曰勿以爲夷狄
而鄙薄之甚善崔公孺琦之妻弟也琦執政用監司
非其人則曰公居陶谿之地宜法造化之心造化者
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菹澤置虎於山林今公
乃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琦嚴憚之琦平日謂成

八編類集 卷百三
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琦論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本朝惟師服王曾。又嘗云若晉公此謂裴度。點檢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又曰頃時丁寇立朝。聞天下一善言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必歸之晉公。此謂丁謂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誠意不可不謹。琦嘗言仁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而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爲賢相。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陽范尹旋收旋

失。終不受其籠絡。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天下屬望他日大用當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吳奎子璟素以堅挺有節槩稱琦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言者。琦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琦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琦屢薦歐陽修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

八續類集 卷三十三
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也。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琦晚與歐陽修相知，而相親最深。修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琦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琦知修以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耳。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辯。但對歐公，終身不言其也。琦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於此。蘇軾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卽欲便授知制誥。琦曰：軾之材遠大

不言以規之

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太宗仁宗嘗獵於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昌朝時刻于石，琦留守日，以其詩藏於班瑞殿之壁。客有勸琦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進爲。客亦莫喻琦意。韓絳來，遂進之。琦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末質於琦，琦指數事，其一

太祖惑一宮鬢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琦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孽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識溪洞蠻彭仕義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竇舜卿等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卻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仕義貢奉如舊卻令送還二子琦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琦曰此事未安二子旣

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無事桂州陸詵奏交州欲取溫同等地。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闕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山路險僻雖尋得其地恐不能守石介聖德詩云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剗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印人予哲

八續集

八名

丁

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四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富弼 守成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魯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簽書河陽判官寶元初元昊反弼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

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門。議者以爲有宰相器。召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倫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弼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卽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

弼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來降。補借奉職。羈制荆湖。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弼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弼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僞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教。其主聚兵幽薊。聲言欲入寇。及是先以書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

希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
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卽入對叩頭曰
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
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
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
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
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
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
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以官爵賂
之遂爲使報聘既至六館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

感人至此

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
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
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
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
與中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
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
契丹主鑿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
亂土字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
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
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

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
 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
 弼又曰寒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
 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
 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
 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
 若各求地豈非朝之利哉即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
 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為祖宗守國
 豈敢妄以土地與人非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
 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

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
 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
 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可
 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
 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
 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
 婚可議耳弼揣虜欲婚意在多得金帛因曰本朝長
 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虜結婚之意緩
 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授之卿其
 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復持二議以往於是呂夷簡

傳帝旨令弼草荅契丹書并誓書凡爲國書三誓書
三弼奏於誓書內劄增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開展
二各不得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弼因請錄副
以行中使夜齎誓書追及弼于武彊授之弼自念所
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
密啟副封觀之果如料卽遣其屬詣中書白執政上
亟召問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乃以禮物屬副使
疾馳至京師求對得入見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于
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
簡曰此誤爾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

事

不肯爲此直恐誤爾弼怒曰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
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弼宿學士院明日乃行旣
至契丹虜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離固不若歲增
金帛須於誓中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
於弟乎虜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
曰南朝旣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
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
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
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
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

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

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

字與之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

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

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

之貴。子孫重於國中。先是呂夷簡當國。弼數論事。侵

之夷簡因薦弼使契丹。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而弼

受命不少辭。始奉使。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

顧。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又除樞密直

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

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賞乎。虜

既復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諸弼奉使不了

乞斬於都市者。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

力辭云。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

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

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

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詰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

命。使宰相論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

受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

諱識

臣類

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卻○其○使○
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
族○於○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
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
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
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或○請○調○發○爲○
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
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出○
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河○朔○大○水○民○
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

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
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
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
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
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
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
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
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
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
天○下○傳○以○爲○式○弼○使○虜○功○甚○偉○而○無○不○自○以○爲○功○至

龐籍大佳

不可無此
議論

托襮論更

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
書二十四考矣徙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
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
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
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會故相龐籍知并州入
對上新相彥博弼意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如何
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上曰
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辭皆曰
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實無所私
但惡之者毀之爾富弼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

之爲怨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富
弼以陛下之爵祿植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
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陛下所宜
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
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
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
言是也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慄弼彥博入問
疾因託襮禴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宮內肅
然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議無容心於其
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嘉祐六年三月以毋

八續考集卷之四
憂去任。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
五起之。彌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
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判揚州。熙
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內
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令毋拜。坐語從容。訪以
治道。彌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
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
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
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
言兵。帝默然。至日晏退。又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

二十年不
言兵句說
得欠對

赴郡。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
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也。彌聞而歎曰。人君所
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奸人欲進邪
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
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
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
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
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脫
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
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時

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即日雨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間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御史鄧綰乞付有司鞠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荅弼言新法臣

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叅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曾與弼及文彥博議立儲嗣會翊日有瘳其事遂寢帝以問彥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爲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謚曰文忠紹聖中章惇執政

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典焉

弼知制誥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中出入內庭或云得幸於上外人無不知者以此獲罪奪封罷朝謁久之得復入張方平爲諫官再以疏論列皆留中制下復遂國之封弼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書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蓋自弼始方平見呂夷簡夷簡猶以非舊典不樂二人之不相喜皆此類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弼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初

范仲淹以論呂夷簡貶余靖尹洙論救仲淹亦貶歐陽修貽書司諫高若訥責其不言且毀仲淹謂其不復知人間有廉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亦坐貶蔡襄乃有四賢一不肖詩四賢謂仲淹靖洙修不肖謂若訥也詩出京師競相流播契丹使者亦買之歸自是朝臣直仲淹者紛紛不已黨論始起慶曆三年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而以與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石介時爲國子直講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衆

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姦斥竦也詩且出介之師孫復見之曰于禍始于此矣竦深衛之四年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爲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爲黨而怯戰者亦自爲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爲善於國家何害也歐陽修爲諫官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願避夏竦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爲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於是爲黨論者惡修擿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言

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遞相提挈不過二三年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上終不之信也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竦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爲石介撰廢立詔飛語聞上上雖不信而仲淹弼不自安求出外於是弼使河北仲淹使河東介亦求外補未幾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旣而悉誅之脇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歐陽修相遇於內

黃時修爲河北轉運使。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脇從乎。旣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外人讒言已入。而弼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因曰：富弼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時京師禁軍亟亦闕多所升擢。而弼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遂擅殺二千人命。禍何可測也。然則修一言不特活二千人命。亦免弼於大禍也。五年帝嘗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爲可憂。帝欲徙二人淮南。叅知

政事

吳育曰：盜誠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

國家之福。議遂格。詔京東路提點刑獄司體量石介存亡。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家待次。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弼爲內應。故有是命。時亦有詔下兗州劾介死。虛實知州杜衍會官屬語之。泰寧節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諫。寧有是耶。願以合族保其死。衍竦然探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旣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安可量哉。詔以邊事寧息。知鄆州富弼罷。安撫使知邠州

范仲淹罷陝西四路安撫使其實讒者謂石介謀叛
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七年又讒介說虜不從更
爲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
視朝廷復詔監司體量中使持詔至奉符提刑呂居
簡曰今破塚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
家所能辦也必須衆乃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
卽令結罪保證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及還奏上意
果釋及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
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
之命大闔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

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謂報應者耶史評曰黨論之
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
夔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修
邪正之論激之也弼爲相議欲稍由學校進士命侍
從儒臣講立法制太學諸生經明行修者由右學升
左學由左學升上舍歲終擇上舍中經行尤高者比
及第命之以官旣僉同列奏獨翰林歐陽修舍人劉
敞異論曰如是則通經者未升於左學而詞賦者已
在高科矣事卒不行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
挈國政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旣又同爲宰相琦性果

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爲絮嘗
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多不快曰又絮耶弼變
色曰絮是何言歟于時弼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
相有起復視事者琦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弼居母
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
韓琦言之決不當起琦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
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英宗以疾不能視朝請光獻
垂簾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纔康復后已下手書復
辟琦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復政后聞之遽起琦
亟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衣也時弼
爲樞密相怪琦不關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
滅之地之語歐陽修爲參政首議追尊濮王弼曰歐
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
公爾弼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
宗而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
謂臣與胡宿共全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
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笏指御牀曰非
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弼求去益
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修琦絕後弼致政居洛每歲
生日不論遠近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弼但荅以老

病無書琦之禮終不廢至夢乃已琦與修之夢也弼
嘗不祭弔至和中陳執中爲相臺官趙抃等言執中
無材行不可任歐陽修亦上書請退執中議久不決
左右怪仁宗少遊燕默有所思焦勞見於色居月餘
如此因問上曰陛下得非思代陳執中者乎上曰然
左右乃曰代執中者易得耳何至此耶久之始用富
弼以代朝議皆謂得人數日問歐陽修修具以朝議
爲對上曰彥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
來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爲人所中傷今來亦
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旣而彥博果不

聖主

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參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
右。上由此罷之弼亦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上所
料英宗一日因弼進除目震怒響滿殿擲除目榻
下弼慨然搢笏拾除目進之曰天子亦有怒焉出九
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
不爲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過惡可怒者何不
誅臣以謝天下英宗爲之霽色溫言弼進說猶久之
不已英宗臨御一日韓琦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
遷官弼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琦有
愧色後琦帥長安爲范純仁言其事曰琦便怕富公

萬古藥石

本宮三楊
詩曰
已然

也。熙寧初，弼再相，神宗問所先當如何。弼曰：「阜安宇內爲先。蓋是時王安石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靈夏，結高麗以圖大進。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劉彝沈起窺交趾。一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害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達、趙高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逵老將與高議論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南，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軍壘，兵將凍溺，不戰而自斃者數十萬人。又

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報夜至，帝早朝當，寧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高與卿等宜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元豐六年，弼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之本。神宗語宰相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弼

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上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一日大星殞於弼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弼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弼致仕家居，專為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奏記於弼曰：古者三公無別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大道為未盡，輕禮義為不足學，致人倫

不明，萬物憔悴。此老臣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客李惲問弼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弼曰：治平初，乃弼自辭官，今日潞公皆遷，弼豈敢堅辭妨他人也。蓋文彥博與王安石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眷禮復厚矣。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杜杞之流，嘗有聞於世。弼為人溫長寬厚，汎

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復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躅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効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

河師

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之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市於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之至於安門市爲之空其得人心也如此治平中弼自定州歸朝旣入見退詣中書曰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堅何也弼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而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卧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石介聖德詩云予晚得弼予

心喜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語。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筮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屢竭。契丹忘義，檣杙饕餮，敢侮大國。其詞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法。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子，民無嗟札。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五

左編

臣類

宋王安石

守成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

書面本此

起手有出
處

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詔試
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
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入爲度支判官
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
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
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
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
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
目噐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
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

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
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
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
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
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

謹自道其
所短

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
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
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
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
日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

漸露形迹
悉舉許高
風不須如
此着中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三
厠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携之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

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疆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亦無敢逆其意者。陛下兩聽其所爲而不問，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

亦未必然

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頴邸，維爲紀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

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卨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

至雖有臯夔稷卨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卨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辯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叅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

此語豈可自解

施於世務耳。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為然。於是立法誤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律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

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克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

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
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
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
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
是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
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
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
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爲與辭謝令
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
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

議亦高奇
可喜

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
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
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
不過銖兩而移今奸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
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加銖兩之
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
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
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貽書反覆勸之安石
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
著雖爲所引亦以罷新法出潁州刺史轉運使謝景

溫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上問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羣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溫爲侍御史，監察御史張戢言：「王安石入爲聚斂，好勝，遂非。既上疏，又詣中書力爭，辭氣甚厲。曾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戢怒曰：『參政笑戢，戢亦笑參政。參政所爲，豈但戢笑，天下誰不笑者？』退卽家居待罪，遂絀爲知縣。于是御史劉述、錢顛、程顥、陳襄、陳薦、楊繪、劉摯等，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切

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又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初安石在侍從，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行也。及爲參政，而孫覺、李常爲諫官，執安石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安石欲置其黨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遂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復薦爲崇政殿說書，布資序淺人，尤不服。三

安石謂亦有次序但云祖宗法不足守爲天悖

年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安石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奪樞密之權且阻樞密使文彥博也彥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上諭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踐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此卽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大小唯是之從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則人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

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爲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十二月拜同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恠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况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感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

一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上。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昧心韓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繇。靈臺郎尤瑛言：天久

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卽黜隸英州。唐垆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

宰相改官
其子此出
下策所謂
無所不至
也

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
議解所服玉帶賜之安石子雱為人慄悍陰刻無所
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奏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
無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疆而邊患博矣故安
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雱未冠已著書數十
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
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
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
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
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

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
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
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安石曰
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臬韓琦
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
與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始退雱不樂五年置城
邏卒察謗時政者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
形于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
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
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

鄭俠因流
民於此時
蓋是傳也

修爾。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
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
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為誰。若兩宮有
言。乃向經曹佾所為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
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
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
狀為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
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
下。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
部侍郎超九轉。為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

汲引之。至京白為叅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
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
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郊禮薦安
石為使相。方進狀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
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因鄭俠獄。陷其弟安
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李士寧者蜀人。得道氣
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安石與之有舊。每延于東
府。迹甚熟。及呂惠卿執政。會山東告變。事連宗子世
居。起獄推治。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
具。世居賜死。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眾。呂為此

獄引寧意欲有誣。鹹會安石再入謀遂不行。絳覺惠卿意密白帝請召安石。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以子雱為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為蔡承禧所擊。居家伺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為奸利事。置獄鞠之。惠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雱出軫十年。又有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大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

人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禪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術如禪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偽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

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勝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雋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未必如此。

又一書曰：勿使齊年知。齊年謂馮京也。與安石同官在中書，多異議。惠卿又發安石私書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雋，言其情。安石咎之。雋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爲人子弟求官及薦臣婿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綰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雋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雋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亦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馮

京知樞密以其不黨安石也。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改封荆。七年王安石請以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創禪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爲額。哲宗立加司空。元祐中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先。是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筆物不獲取直諸院梁上。安石去祖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連無擇在杭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逮赴秀州獄。

巧詆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謫爲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卽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安石判金陵納節求宮觀得會靈觀使築地於南門外七里去荐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童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航從潮溝以行。所居四無居人。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應。元豐末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安石不耐靜坐非臥卽行。晚卜

如此行徑
與初辭旨
同蓋諫曲
補也

居鍾山謝公墩自山拒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
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卽定林寺
而睡往往至日晏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
跨驢中道而還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
終日目不停轉熙寧庚戌冬安石自叅知政事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
者無慮數百人安石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某人坐
西廡之小關安石語次忽舉蹙久之取筆書窻曰霜
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而入安石
再爲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

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惟與子雋謀議而
雋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
相再鎮金陵未幾納節求閒地久之得會靈觀使居
於金陵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來謁寓止於佛
寺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僚當會於所謂行香
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吳生不肯遷泊行香畢
大會於其廳而吳生於屏後嫚罵不止葉均俛首不
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牒州令取問州
遣二皂持牒逮吳生吳生奔安石家以自匿安石初
未知其事也頃之二皂至門下云捕人而諠忿于庭

安石偶出見之，猶紛紛不已。公叱二皂去，葉均聞之，遂杖二皂而與毛抗、李琮皆詣安石謝。以公皂生疎，失於戒束，安石唯唯不答。而豫國夫人於屏後叱均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敢捕吾親屬于庭者。汝等乃敢爾耶？」均等趨出，會中使撫問適至，而聞爭廳事，中使回者，首以此奏聞。於是葉均、毛抗、李琮皆罷，而以呂嘉問爲守。又除王安石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所於金陵。初，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

故是乞怨

不爲大奸，慝作辯奸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熙寧二年，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劉晏、龔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宜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

夏

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廷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無敢言。青苗初陝西轉運使李叅以部內多戍兵而糧

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伺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旣受貸，則兼井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畜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井不得乘其急，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

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
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
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
遂變爲青苗矣初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
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
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
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
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
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
有賤必糴有貴必糴以此四方無甚貴無甚賤之病

今此法見在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
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
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邀利乞留本道錢帛五
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
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
是決意行焉羣臣言常平章疏上怒悉以付安石安
石復于上曰章疏惟韓琦有可辯餘人絕不近理不
足辯也上然之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而開課
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親見周禮天子有
此則豈得不爲媿耻元祐元年司馬光請悉罷青苗

錢復常平舊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
典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
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貸畜產價自占凡屋錢五當蕃
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首實以三
分之一克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
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
錢數乃叅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
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察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
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
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

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
法從之於是益困矣詔罷首實法元祐元年三月司
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
錢撥克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
元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若
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一皆
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
乞用祖宗差法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舍人
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巖叟言五
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

有五。上戶舊克役。固有陪備而得。畚伏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克役。今令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奸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庄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利。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且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循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庄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指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等詳定。以聞。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歛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蓋未易也。光不以

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欲救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塲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必欲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如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

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反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兩年，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安石主僱役，光主差役。蘇軾、范純仁、光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便，章惇、安石門下士亦以雇役爲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不私于所主。初，光議：凡役人皆不許僱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賤役，旣不許募代，甚苦之。呂公著聞其弊，卽令一切

聽僱募。民情大悅。元祐四年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之僱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有未備者。令舍人王巖叟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利害。以聞。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取熙寧成法施行之。

耳。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市易熙寧五年。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錢百分之一。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爲本。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輒取利。帝

去之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憂民之至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爲聖政臣愚竊謂此乃是聖政之闕上曰若但設法傾之卽兼并自不能爲害安石曰若不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卽是紙舖孫家所爲紙舖孫家爲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爲天下主乃只如紙舖孫家所爲何以謂之人主已而帝聞其太煩碎人皆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薦黃盧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粥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

更得不擾
民三字議
論乃充足

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或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于都司焉上問安石納免役錢如何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衆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與近習相爲表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上又患多費用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是湏理財若理財卽湏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爲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爲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廛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

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帝詔中書曰朝廷設
佈易本謂平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
之家失業如此吾民之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曾布
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
爲虛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
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
之有也嘉問又請取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
事未決安石去位神宗崩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
之患被于天下御史韓川論市易雖曰平均物直而
實不免貨交取利願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

卷畢

更得不擾
民三字議
論方完足

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上又患置
官多費用安石曰凡創置官皆須度可以省廢興治
乃創置上曰卽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
日兵比慶曆中爲極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
理財若理財卽須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
移乃可以有爲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
端不可爲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
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廛
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
其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及帝以旱故命韓

淺狹

學問

維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奏曰。朝廷所許民輸免役者。防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應。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其上嘉問多收息。千賞挾官

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語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勝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謂平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

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
治前獄劾布阻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知常州以章
惇爲三司使神宗崩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
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
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
未轉售而先計思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
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御史韓川論市易雖曰平均
物直而實不免貨交取利願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
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
軍其黨皆降黜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六

左編

臣類

相臣

王安石

守成

王安石嘉祐四年以陝西民間多盜鑄大錢於是以見行當三大錢折小銅錢二謂之折二錢神宗熙寧四年皮公弼在陝西嘗建言陝西見行當二大銅錢頃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乃以當三猶私鑄乃減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冒利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

錢遂行天下熙寧九年上批都下錢法自祖宗以來未嘗有改其新行折二錢不須取索比較利害宜直指揮京師并畿內並罷先是薛向鑄折二錢於陝西其後許彥又置于廣南以償銅價既而有言折二錢民或不肯折用又諸路繼有如此者故始詔令府界不用後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卽當令京師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折二錢不售訴於開封而後被決者又言有訢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罷之及中書訪問開封府三司皆言無是事乃再以進呈上又云但恐經久富民藏小錢莫出爾安石曰大錢亦無多富民豈肯藏小錢不出藏小錢不出於富民亦有何利矣上又曰恐四夷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爲貧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係貧富且自古興王唐太宗周太宗時極貧然何足爲耻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極論者蓋朝廷舉動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卽爲奸人窺伺愚弄將不能立國是又何以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兩宮訖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方平墓誌神宗朝王安石用政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爲器邊防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輕而西北三邊

虜皆山積

熙寧四年九月粥坊塲河渡祠廟九年八月司農粥祠廟於民應天府闕伯微子廟皆在粥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爲奏曰闕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爲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敵能捍大患今苦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鬻

熙寧六年歲漕江淮西浙米七百萬石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以供兵食者曰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曰對糴皆非常制其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糴錢香藥寶貨于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于兩池謂之入中入中利既厚商賈趨之由是悉以見錢和糴而縣官之費省矣是歲置倉於兩浙稔歲遂爲常呂惠卿復請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賈

支錢復儲其米於倉謂之坐倉河北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候秋成博糴者謂之博糴又有所謂結糴候糴兌糴皆王安石所建大抵欲省漕費然皆爲民害仁宗卽位始大裁損加以資性恭儉尤務約已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擯不取聞民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愛及用兵陝西調度百出縣官之費始廣議者或欲省吏兵俸賜帝不許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詔減后妃宗室之賜以助之於是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會元吳請臣朝廷亦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繒茶二十五萬而契丹亦增歲遺至五十萬仁宗深慮之屢命官裁節而有司卒無建明及神宗卽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益講修錢穀之法

熙寧二年初仁宗時范詳爲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薛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未向坐與仲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

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官自鬻之從薛向之請也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賞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人不入粟邊儲失備

四年廢春秋儀禮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建學校以復古明經諸科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伺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

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三道中書
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
但如明經墨義龕解童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
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
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
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
賜錢三千爲期集費熙寧元年安石講禮記數難記
者之非是上以爲然詔講筵權罷禮記六年駙馬都
尉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謂安石曰卿嘗以
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

不倦第未知此意耳敦禮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
未易可通馮京等曰漢儒初治公羊後乃治穀梁左
氏最後出上曰漢儒亦少有識見者是年置經義局
訓詩書周禮義以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
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
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
令呂惠卿考舉士例阿時者在高等激直者居下劉
敞覆考悉反之惠卿不悅會敞貽書王安石論新法
不便安石怒遂摭其與同院考官王介爭詈事斥通
判泰州敞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敞子奉世名相將

世稱三劉。七月自孔文仲對策。忤安石意。因言於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八年。安石復相。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安石撰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爲比。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爲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稱頌上德。以爲比。于文王誠無所悞。上曰。朕豈不自知。須當改之。但言解經之意足矣。遂改撰以進。上乃

頒行之。新義旣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元祐二年。科舉罷詞賦。專用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之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初

安石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元祐四年。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卽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分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及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以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辭章。神宗專以經義論策取之。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盡滅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自與法律真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將官熙寧三年。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

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兵選於戶籍或應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之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制置京畿河北京東西

何不去其
重複卽此
已疎於理

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游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

保甲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過厚材勇過人者亦克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陳每一大保夜輪五

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勅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隣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歿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

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圖報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神宗崩高后聽政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入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

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令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塲。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闕。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明除草爲名。聚之教塲。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保馬熙寧五年。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克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於是會

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或病者補償。在內界者。免體量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初行于開封。及陝西。其後遂變元豐未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愧于文彥博矣。彥博頃年爭國馬。

不勝嘗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王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歎曰安石誤朕豈獨此一事。神宗崩高后聽政以內旨罷焉。

茶馬熙寧七年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空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卽蜀諸州勸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場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權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初樞密院取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畫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

熙寧二年上問王安石以真宗時邊事安石曰君臣

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北伐之策。呂公著帥定州。卽爲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兵。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新法行。被邊皆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達于虜。虜檄邊郡。以爲生事。違誓約。上委公著處其事。公著卽上奏。以爲遣邊人習戰法于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是年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爲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

在樞府。考校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不可棄。臣當以死拒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虜又遣蕭禧來。帝召執政與忱同對論。難久之。忱固執前議。執政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判官。帝遣中使賜富弼韓琦文彥博手詔。問以計策。韓琦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釁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

因商舶招諭而來。然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彊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弱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爲塘濼。向聞遣使部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竝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劄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豫。聲言出征。

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況代非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若終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臣嘗切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亦是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彊。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漢唐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遣者坐徙。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于畝。商旅歎于道路。官吏不安其

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壞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軍籠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與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

業民必至
棄地

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彥博弼皆主不與之論，時安石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侍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祖宗故地，安石輕以畀隣國，又建以與爲取之論，至後世奸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熙寧五年，詔以古渭塞爲安軍古渭，渭州也。自德中陷于吐蕃，至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爲寨。上將恢復河隴，故命建軍爲開拓之漸。安石以王韶書進，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

上又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即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上曰：武帝自為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淫厝方畧不失為霸於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漢武至不仁，以一馬之欲，勞師萬里，戾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所以戶口減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熙寧六年，自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適今不取，必為後憂。會交人為占

城所敗，或言其餘眾不滿萬，取之易。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為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趾始貳，八年十月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會沈起坐邊議罷，以知處州劉燹代之。燹至，奏罷正兵，而用槍仗分戍，聽邊校言，以為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求互市，率皆遏絕。交人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州，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